

粵青年音樂周 大灣區育英才

【大公報訊】記者黃實儀：為期九天的「2019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簡稱YMCG）本月十九日晚在廣州落下帷幕，來自中國、美國、法國、新加坡、匈牙利、烏茲別克斯坦、英國、德國、捷克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七十二名青年音樂家，在藝術總監馬友友和他的導師團隊帶領下，從中國傳統文化和古老哲學入手，探索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長達四個小時的「馬拉松音樂會」經過青年人的即興融合，派生出了全新的、充滿創意的音樂作品，為觀眾上演了一場回味無窮的音樂盛宴。

本屆音樂周由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主辦，廣州交響樂團和星海音樂廳共同承辦。踏入第三年，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2019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創下不少值得記錄的數字：藝術委員會主席、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余隆首次指揮開幕音樂會，聯袂青年鋼琴家張昊辰演出陳其鋼《五行》、拉赫曼尼諾夫《第一鋼琴協奏曲》和德伏扎克《第九交響曲》；藝術總監馬友友首次舉辦大師班，兩場大師班共計吸引數百名公眾參與；音樂周首次面向全球進行開幕式及閉幕式音樂會全程網絡直播，其中開幕式音樂會共計近九萬人觀賞，音樂周期間各類短視頻錄得超過五百萬次的點擊播放。

13國青年演繹絲路傳奇

每年最值得觀眾期待的絲路青年樂坊部分，今年共引用四個音樂主題：阿拉伯民間音樂《河邊的兩個女孩》、阿力克帕爾·塔基耶夫《望穿秋水》、中國朱昌耀和馬熙林《江南春色》以及美國麥克·布洛克的《湯德小調》，派生出十五個即興作品，由分別來自中國、美國、法國、匈牙利、烏茲別克



斯坦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二十多個城市共計七十二名青年演奏家分組演繹。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音樂周大灣區特色尤為明顯。據介紹，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之際，整合大灣區內優質文化資源，互聯互通，體現核心城市中心作用，也是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的使命和今後發展的方向。音樂家如何秉承開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合作精神，講好大灣區故事，在與世界對話中傳遞中國聲音，是本屆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的側重點。為此，本屆音樂周特別策劃了一個項目，邀請粵港澳大灣區內高校的青年教師全程參與，力圖將音樂周的理念最大化的傳播給大灣區內的青年學子，因此今年樂團成員以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佔比最高。

來自香港的小提琴手黃佳駿表示，音樂

周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探討「溝通和交融」等文化議題，「它所傳達的跨越文化、共創未來的音樂理念和文化精神，也是作為青年人的我一直在思索和嘗試的。」此外，粵港澳地區合共近百人次的青年教師首次觀摩音樂周，與導師之一、哈佛教育學者蒂娜·布萊思共同探討青年教育的心得。

馬友友領銜指導融中西哲學

在閉幕新聞發布會上，導師們分別用「社區」、「邊際」、「發現」、「冒險」等關鍵詞來形容自己九天音樂之旅的收穫，馬友友則選擇了「個人」，他認為中國哲學講「天地人」，這其實也是世界哲學，是音樂家了解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認識世界的手段。面對當下饑荒、全球氣候惡化等問題，馬友



▲馬友友在閉幕音樂會上演出

◀藝術總監馬友友用「個人」來總結「2019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的收穫

友認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無可避免，音樂也不能立刻解決眼前的問題，但音樂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甚至消除歧見。中國的文化與哲學為世人所用，西方音樂能被中國人所熱愛，因為中國文化和西方音樂都具備普世價值，而中國也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

談及音樂周的未來時，馬友友表示「如何調動大灣區的專業樂團、音樂人才，打造更好的區域文化模式是我們要着重考慮的。」因此未來每年馬友友都會來廣州開設「大師公開課」，並組織導師團、青年音樂家深入社區，為廣東普通民眾尤其是六至九歲的兒童表演，同時音樂周還將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為本地文化建設和發展服務。

▶音樂周閉幕式音樂會演出現場



阿佐妮

天使演 宣告真愛

「漢芭」將訪港演《馬勒三》折子舞

舞影定格

劉玉華

約翰·紐邁亞（John Neumeier）以《馬勒第三交響曲》編排而成的同名舞作，演出歷時一小時四十五分鐘，沒有中場休息；自一九七五年公演迄今，被公認為漢堡芭蕾舞團（簡稱「漢芭」）叫好叫座的劇目，更是紐邁亞四十多年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整首《馬勒三》共有六個樂章，紐邁亞匠心獨運地構思了一段接一段流暢富啟發性的組舞、群舞、獨舞、雙人舞及三人舞，藉着來舞者的姿態動律，充分呈現各段樂曲蘊含的多重層次情感聯想和張力，從而凝聚磅礴的氣勢與溫婉深情兼備的藝術感染力。曾欣賞二〇一二年「漢芭」訪港公演《馬勒三》的舞迷，對這個劇目相信仍然印象深刻。

早前我趁漢堡芭蕾舞節舉行期間觀舞之便，特別請「漢芭」首席舞蹈員西爾維亞·阿佐妮（Silvia Azzoni）跟大家分享她多年來演出第五樂章「天使」（Angel）中獨舞及第六樂章「愛的告白」（What Love Tells Me）與男主角（The Central Figure）跳壓軸雙人舞的體會。

華：您何時開始演出「天使」？請說說這個角色最大的特點。

阿佐妮：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演這段獨舞和接着的雙人舞。那時候我受傷休養了一年，重返舞團；約翰（紐邁亞）委派我參演匯演晚會，安排我跟着著名的阿根廷男舞蹈員Maximiliano Guerra搭檔。自此，我便經常表演這兩段舞。

天使角色雌雄同體

「天使」獨舞的編排真箇是十分特別，

天使這個角色確實有點曖昧：不完全是女性，也不完全是男性，而是介乎兩者之間，卻具備兩性的特質。約翰（紐邁亞）常說天使是雌雄同體的（John always said the Angel role was androgyny）。為此，早年演天使，約翰着我到理髮店剪了一頭短髮，以便塑造一個擁有年輕女子身軀，但蓄着男孩般短頭髮的形象（to have a bit ambiguity）。演出時，我心想，自己不單是小女孩，還具備了男孩的脾性。現在表演「天使」則毋須刻意剪髮，只需如平常那樣把頭髮往腦後或左右束起，梳成不同款式的髮髻便可！

華：過去幾年，我先後在香港、漢堡及東京欣賞您演出「天使」獨舞和「愛的告白」雙人舞，發覺天使的舞姿動律自始至終體現了儼如孩童天真無邪的氣質。您的舉手投足很明顯地時刻流露出純真自然的美態，極具說服力。

展現獨特單純氣質

阿佐妮：對，演天使必須展現其獨特的單純氣質（Yes, the naivety），「她」需要引領男主角感悟愛的真義。最純潔的愛只能從小孩身上尋獲（The purest love is from children），孩子們無憂無慮，不懂世情險惡，如絕症、戰亂……等。他們雖然能感受痛苦，但仍未能真正領悟苦難及死亡的悲慟。無知的小孩最是快樂。我常認為，孩童純真的愛就像一張白紙，不帶任何修飾。

華：記得演出時，男主角眼見天使進場，遂站在一旁靜觀「她」獨個兒天真爛漫地自得其樂地起舞。稍後，他在舞台上平躺下來。天使舞罷走近他身旁，兩人各自伸出手



用指尖輕輕地相互觸碰對方。男主角隨即坐起來，追隨天使走向中央中處開始共舞。

這個場景令我聯想起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作的情景。您由天使變成了「愛」的化身？

反映個人生命旅程

阿佐妮：天使跟男主角大手手指碰手指的姿態確是取材自米開朗基羅在梵蒂岡西斯



▲天使與男主角雙人舞

Kiran West攝

◀紐邁亞（白衣者）親自參演《紐邁亞的世界》：「愛的告白」Kiran West攝

廷禮拜堂的壁畫。假若您從頭到尾觀看整齣《馬勒三》的演出，實在不難察覺這個劇目展現了一個人經歷的生命旅程（It's about the journey of a man going through life, doing the many different things），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參與各種的事情和遇到的境況，諸如戰亂、初戀、傷感某人離世……。

飽歷人世悲歡離合的男主角，甫一轉身，看見了天使到臨，向他宣告最單純的愛的



▲阿佐妮（前）飾演天使
Kiran West攝

▶阿佐妮暢談演出《馬勒三》的體會
劉玉華攝

◀《馬勒三》群舞場面別具感染力
Kiran West攝



真諦。

以上是我個人對天使獨舞及與男主角雙人舞的理解。

此外，這段雙人舞呈現的並非戀人之間的情愛，完全不是羅密歐與朱麗葉那種蕩氣回腸，纏綿悱惻的深情。共舞的時候，我的表現一點兒不帶雀躍的情緒，因我展現的僅是「愛」這概念的化身（I'm just the idea of love）。男主角竭力抓住我，保護我，要把我留住。然而，他沒有成功，我從他的懷抱中悄悄地溜走。

華：男主角最終只剩下孤身一人，箇中滋味實在教人有無限的感慨。

阿佐妮：有些觀眾說：「噢，男主角是否快將死去？」我卻沒有這種感覺。我覺得真愛是很難掌握的東西。人們每天為煩惱憂心忡忡，因此常會忘記了愛的精義，結果失去了真愛。約翰（紐邁亞）的舞蹈編排讓大家儘管作各自的聯想。（漢堡專訪之二）

作者按：意大利裔的西爾維亞·阿佐妮是漢堡芭蕾舞學校的高材生，一九九三年加盟「漢芭」，二〇〇一年成為首席舞蹈員。經常在紐邁亞創作的劇目中擔演主要角色，二〇〇八年因演《小美人魚》贏得莫斯科貝諾瓦芭蕾舞大獎（Benois de la Danse）年度最佳女舞蹈員獎。「漢芭」之前三度訪港，阿佐妮隨團參演了《茶花女》、《尼金斯基》、《慾望號街車》及《馬勒第三交響曲》等劇目。

二〇一九年香港藝術節舉行期間，「漢芭」將公演《約翰·紐邁亞的世界》（三月廿三及廿四日文化中心大劇院，選演《馬勒三》「天使」及「愛的告白」兩段折子舞。